

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
湖湘溯源笔记

漂泊与岸

陈启文

著

湘江口

石头里的水

随风远逝

一个叫月崖的山洞

崖壁上的树影

俯首白云低

水墨里的村庄

天子坟

零陵或永州

狂草的怀素

冷水滩

风流水散的沿溪

白水渔翁

纸上的河流

一条抛锚的古船

石鼓山和回雁峰

一座深邃复杂的迷宫

义源当铺

空余高咏满江山

苍老的风景

白马湖年谱

失重的土地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
湖湘溯源笔记

漂泊与岸

陈启文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与岸:湖湘溯源笔记/陈启文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7
(中国地域文化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276-3

I. 漂…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 第10914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6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1.75 插页 2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引子 走近一条河

走近一条河,是无意识的。

那年,我从体制内走出,在突然失去重力之后备感茫然。或许,是因为那时特别渴望有一个方向,我茫然地走近了一条河。没想到往这条河边一走,我竟找到了隐身于一条河谷的另一个我,以及许多后来对于我一生都具有意义的东西。

是的,湘江,这六千多万湖湘儿女的母亲河。她是由三湘——潇湘、蒸湘、漓湘等纷繁的水系交汇而成一条长河。这也是湖南一地被人们称之为三湘大地的原因,——它是根据湘江的三个重要源头命名的。这不仅是地域性文化符号,更是和洞庭湖共同构成的一个重要精神和文化谱系,即湖湘文化。

按照自然地理学上的意义,湘江源出广西境内海洋山西麓,然而一条河流又怎能只有这样一个源头?回首江河发源的青山,就像回溯人类早年的历史,悠远曲折而又纷纭无序。一条河流就是一棵树,比如湘江,那源出湘南岭北的潇水、舂陵水、耒水、洙水、汨罗江,还有众多无名的小溪小河小江,无不是湘江的源头。她们是湘江这棵大树繁茂的根系,而洞庭湖就是湘江伸向四周的蓬勃茂盛的树冠。这样你才会觉得地理学是活的。

人类对河流源头的概念是模糊的。要对它进行清理,先必须要有一

次精神上的清理。

这里长眠着中华民族的两位人文始祖，炎帝和舜帝……

这里有怀沙自沉的屈子，长歌当哭的贾生，还有源源不断给这条河流注入精神血液的历史文化名人，韩愈，柳宗元，裴休，寇准，元结，范仲淹，张栻，朱熹……

这里还有湖湘文化自身孕育出来的蔡伦，周敦颐，王夫之，魏源，王闿运……

梦里潇湘，水墨潇湘，道州何绍基，永州怀素，长沙欧阳询，湘潭齐白石，还有颜真卿，他们留下了那么多墨迹，这又是一条被墨浸透了的河流……

把眼光再拉近一点，一百余年来，她所制造的生命能量，一次又一次地把湖湘文化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度，无数湖湘人物开始扮演中国历史的主角，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到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杨度，再到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罗荣桓、贺龙，还有胡耀邦、朱镕基，这无数湖湘儿女中涌现出的一个个璀璨夺目的名字，如泰山北斗，他们都在各自的属于自己的时空充满激情地演出自己。他们创造着中国近现代史，把握着中国的政治军事命脉的走向，甚至每一个时代的信号，都要通过他们的手去显示。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几乎有一大半篇幅是这条河流渲染出来的灿烂篇章。

无论是谁，一旦走近这条河流，他们都将在这里强悍的民风中去掉他们最后的矫情，最终在这无遮无挡的裸露的自然力量中完成自己，同时诞生自己。当屈原的《离骚》和湘楚之地的巫歌被土著们以笨拙的方式混在一起大声歌唱时，湖湘文明的精神内核已经长成。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最奇特的文明，地处江南却无江南的柔软灵秀，它是强大的，有着可以与北方对峙的力度，却又完全不是北方的那种硬朗。这两种极端的精神气质，凝聚并交融于同一条河流，同一种文化。它可以忍受一切，就像舜那样抱着悲悯仁慈的念头。它又可以摧毁一切，就像曾国藩一样显现出铁血的宰尽杀绝的狰狞。但它的基本精神是悲观的，这种悲观由太

多失败者的情绪郁结而成，它觉得整个世界一直都处在无可救药的状态，惟有自己的可以去拯救，而且是用一种绝望的方式去拯救，绝望的反抗，绝望的杀戮或者自杀。没有哪一种文明会繁殖蔓延出如此复杂的含义，也没有哪一种文明培养蓄积起如此巨大的能量，孤独，高傲，绝对，狂热，又包涵了深深的诡谲。没有它，中华文明里或许就缺少了一种诡丽的格调。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也从来没有哪一条河流像她一样，源源不断地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多的惊悚与暗示，还有狂妄。

当杨度眼睁睁地看着倭寇与列强虎视眈眈，把魔爪一次次伸向中国，把一个古老的中央帝国一块块地撕裂，瓜分，那种压抑的悲愤和澎湃的激情如惊涛骇浪撞击胸膛，他一口气写出了荡气回肠的《湖南少年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直至发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绝望呼号。那时最绝望的是湖南人，最充满激情的也是湖南人。而这一首硬朗、直接、血气逼人的歌，抒发出了湖湘儿女生命中最动人的力量，也让湖湘儿女的热血奔腾了一百年。

也难怪他的恩师王闿运曾出此狂言：“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而已。”

谭嗣同也说过：“一鄙一莫或无湘人之踪。”

至今，我们依然感受到他们血脉中涌动的那种与一条河流有关的激情与自豪。

杨度为湖南人写了一首歌，而由他作词一曲《黄河》，也成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凯歌：“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当你走近这条大河的一刹那，你总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

当你凝视她的那一刻，眼前已闪过无数浪花。

春夏之交，大河里又开始涨水。在我沿着这条河一路南行时，洪水的

高度已逼近堤坝的高度。在河当中,水已经像山峰一样突出。站在坝上,我已经感觉到了那逼人的凉气,它一经发出便不可抵挡。混浊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烁出灼人的白光。河流变得喧哗而庞大,浩浩荡荡地运行。这样的力量在中国的北方是感受不到的。或许只有在南方,你才能更真切地感觉到,这样的大河,永远漂着一个民族的忧患。你永远不知道这满河满河的水来自哪座青山,哪条小溪。

那时我还不懂得人类和这条大河之间的秘密。而今,当我从一条河流的源头一路走来,我看见,她的深邃、冷峻与风骨,现在大都保存在她的上游水系,她的婉约、清纯与柔美,现在大都保存在她的支流。河流在退化,水土在流失,同时也呼唤人类同河流相处时有更智慧的生存方式。

我自小在大河边长大,后来又一直生活在大江大湖边,深感水是有灵性的,有智慧的,厚德载物的。这么多年来,我写得最多的就是水,她让我的心灵,我的文字,始终保存着湿润。而,现在,我又选择以徒步的方式穿越了这条河,是她,让我完成了人生一次沉重的过渡。从这条河开始,我命定般将要在苦难与焦虑中颠沛往返,却再也没有失去过方向。今天我已年逾不惑,虽然仍在苦撑着度日,但一直拒绝无谓的苟活。

我感到这条河流正通过我的心灵,仍在遥遥地将我送向远方……

目 录

引子 走近一条河 / 001

上游 梦里潇湘

湘江口 / 003

石头里的水 / 007

随风远逝 / 012

迷濛之山 / 016

一个叫月岩的山洞 / 021

崖壁上的树影 / 029

俯首白云低 / 033

水墨里的村庄 / 047

天子坟 / 056

中游 到中流击水

- 零陵或永州 / 065
- 狂草的怀素 / 074
- 冷水滩 / 080
- 风流水散的浯溪 / 086
- 白水渔翁 / 090
- 纸上的河流 / 094
- 一条抛锚的古船 / 101
- 石鼓山和回雁峰 / 111
- 一座深邃莫测的迷宫 / 117
- 义源当铺 / 128
- 空余高咏满江山 / 136
- 苍老的风景 / 154
- 白马湖年谱 / 171
- 失重的土地 / 183
- 一支蜡烛,在自己的光焰里睡着了 / 198
- 无处寻觅 / 212
- 从裴休墓到密印寺 / 218

山魂 / 226

到中流击水 / 241

黄家大院 / 248

假如时光倒流一百年 / 256

下游 望断江湖

从铜官到窑头山 / 273

一个人从这里走远 / 278

山前松柏自春秋 / 307

永生之河 / 317

境界 / 323

三江口 / 336

水是一条会漏的路(后记) / 340

上游 梦里潇湘

>>

湘江口

石头里的水

随风远逝

迷濛之山

一个叫月岩的山洞

崖壁上的树影

俯首白云低

水墨里的村庄

天子坟

湘江口

那是五月的一个雨天，我已经走到了一条河的上游。到处都是滔滔不绝的声音，但看不见河流。

哪里是河的源头呢，我茫然四顾。

出发前，也许更早之前，我就被那个名字迷住了，湘江口。我知道那是一条河流的源头。我从北方的那片大泽一路寻来，路越走越窄。这是通往瑶山的路。在无边无沿的蛮荒之中满眼都是混乱的群山。山是青的。在这山花尽数泯灭的季节，大山呈现出来的只有一个颜色，然而等你走近了，走得很近了才发现，那种苍茫的青色不是树林，而是石头。

为了寻找一条河流的源头而来，然而我已经走不出这无边无际的大山了。或许所有的边地都有一种蛊惑人的魅力，这样的魅力我在远离湘江的湘西也曾感受过，那里到现在还流行着放蛊的传说。那是人类至今无法探悉的最神秘最美丽也最可怕的传说。我不知道，在我置身的这无边无际的湘南边地的瑶山，是否也存在着某种蛊惑人的魅力。现在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哪怕找到一条很小的溪流，我也有一个方向。我听见了水响，我朝着那声音奔去，那清脆的响声又从我的身后传来，而那是我刚刚离开的地方。我疲惫而无奈地转回了原地。远近，依然是深怀诡谲的大山。我疲惫而无奈地转回了原地。

我坐了下来。很快，我的黑夜降临了。

忽然，青色的崖壁亮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那是光。后来回想起来，我十分感激那个夜晚竟然黑得那么深。不然我是不会注意到那

遥远的一星灯火的。我终于看见了我渴望已久也寻觅已久的东西，我很激动，但又很害怕，那在空无一物的夜空忽然出现的灯火，远远的，你看见了，你会以为那是几千年前的一点火光。然而那已是我生命唯一的指引。我浑身发抖地朝那看上去比另一个世界还要遥远的一点火光走去。慢慢地，我平静下来。在宁静的矮林里头冒出一座吊脚楼的轮廓，老屋四周的树木都长像与天地万物连在一起了。但我还是看见了，这树影和吊脚楼的暗影后边又冒出了更多的灯火，揭示了一个隐秘人间的存在。



瑶村大娘

就这样，我走进了一个瑶人的山寨，我的眼睛也亮了起来，又看见了树木，溪流，人，又嗅到了热烘烘地扑过来的牲口粪味。

那一刻我感觉就像世界又回来了。

不用我敲门，狗已经把信了。瑶山人听见狗吠就知道有远客上门。一位瑶族大娘用手护着一点儿摇曳的灯光走出来，她替我撵走了狗，然后把半掩的门打得更开了。她没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也根本就不问我是干什么的，就向一个陌生人，完全敞开了瑶家的大门。也许，她已经不止一次地接待过我这种没头没脑闯进大山里的不速之客。

外面还在下着雨。大娘生起火，烘着我那被雨淋湿了的衣服。我闻到了那火焰的香味，像是香杉树枝的香味。我湿透了的衣服上，很快升腾起一片水汽。我听见头上有什么响动。怎么这么多耗子啊？我问。大娘嘘了一声，示意我别吭声，她神秘秘地告诉我，这些小东西乖得很，它们就躲在房梁上，你说什么，它们都听在心里呢。

瑶家人爱惜而且敬畏一切生命，包括耗子。大娘的儿子，一个头裹罗帕的红脸汉子过来陪我喝酒时，我看见一只壁虎爬到他身上来，他也不赶。很烈的包谷烧，很辣的辣椒，吃着喝着我浑身就像燃起了火苗子。好长时间都没有这种热烈的生命感觉了。我想要寻找一条河的源头，我觉得这让我平添了某种生命的神圣感。我没想到自己找到的却是这样一间

吊脚楼。大娘瘦得皮包不住骨头了，大爷许多年前就摔死在山崖下，大娘的儿子年近四十还在打光棍，然而他们都有血有肉地活着。大娘的儿子放下酒碗，就抡起斧子，开始劈柴。他以一种炫耀般的姿势骑在马扎上，挽起袖子的肩膀往上一扬，黝黑的肌肉便闪闪发亮。大娘掏出针线来纳鞋底，把一根绳线从鞋底的另一面长长地伸出来，又一针扎下去，不紧不慢的，悠闲里透着满足，是那种岁月沧桑后依然还健在的满足。

寂静地躺在角落里的是一只瑶人的石缸。整块石头掏空了，不知是怎么掏空的。水缸里的清水，被大娘一勺一勺舀出来，灌进铜壶里，架到柴火上。当我除下鞋袜准备用热水来烫脚时，大娘看见了我满脚的血泡，她心疼得不得了，把那只正纳着的鞋底紧紧地按在了心头上。

人生如梦。当我在这远离城市与故乡的吊脚楼里沉沉躺下时，我仿佛掉进了人类的最后一个恬静的梦乡。很久都没有这样放下过自己的身体，我愿永不苏醒。但我还是醒了。夜里，一双手摸摸索索地探到了我的脚底，伸过来的还有那针尖大小的一点儿清凉，在我热辣辣脚板上悄无声息地移动。一张若隐若现的脸，慈祥地，浮现在寂静的月光中。我没醒。我假装没醒。说真的我也害怕自己醒过来，怕突然发现又是个梦。直到大娘挑破了我脚底的全部血泡，悄然离去后，我突然感到了我内心的冷酷。那年我三十出头，刚刚经历了人生的一场大变故，我开始了毫无目标的游荡，并下意识地寻找一条河的源头当成了方向，说穿了却是为



瑶村风景

了掩饰自己漂泊无依的处境。

清早,起来,看见大娘跪在神龛下,口中喃喃着。那个神龛,已被她擦得锃亮。这是她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她跪着,喃喃着,不知在向她每天烧香供奉的这个神灵祈求什么。或许,这个世界是需要有一点信仰的,不管你信奉的是何方神祇,一个心里有神的人,就会把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平常的东西看作心中的圣物,肯定也要比一个像我这样心里无神的人活得踏实,对这个世界会多一些敬畏,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慰藉。有一个角落来寄托自己无着落的灵魂。而我,这么多年来,都找不到一个这样一个可以寄存自己灵魂的角落,我甚至遗忘了它的存在。我选择了一条河流,我在探询她的源头,我的寻找,与漂泊,从一开始,也许就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命运的选择。

又要上路了,天已放晴。空气中散发着湿树叶子的味道。大娘一直把我送到了进出瑶村的那个唯一的山坳。我愣愣地站在一片被风吹得摇曳不止的竹林旁,仰起头来看着山顶的蓝色。我问大娘,这里离湘江口还有多远?大娘指给我一条从竹林里流出来的溪涧。大娘没说那是湘江口,大娘说,伢崽,你顺着这条溪走,就能走回家了。我的大娘,她竟然把我看作一个迷路的孩子了,一个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孩子了。

我便顺着这条溪走。走了一程,扭过头去看大娘,大娘正在挖竹笋,风吹得她的脑袋晃来晃去,满头乱发像一团破布。她活着,艰辛惨淡而又艰忍地活着,只为显示一种顽强的生命。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潜在的心心相印之感。我不必再去苦苦地寻觅一条河的源头了,我愿意把这样一个苦寒的母亲作为一条河的源头。

石头里的水

我走着。只一会儿就不知身在何处了。很长时间，我都看着自己的双脚在山道上拍打出的粉尘在阳光下飘拂舞动。大山里就是这样，太阳一出来很快就把石板道上的水分吸干了，很快就开始干得冒烟。但我并不感到干渴。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走，有了一条溪流便觉得什么都有了。

五月，最美的季节，天空明亮澄静。我听见了自己清晰的呼吸声。你感觉世界从来没有这样清晰过。这是我三十年来独自感受着自己的心境和思绪。我已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找不到这样一个空间。自打我十七岁那年走进城市，在三十岁以前，我跑了那么多地方，但我从来没有跑出过城市，没有跑出过那种嘈杂而邋遢的生活。城市无所不在的强势的逼迫，让我这样一个倔强的乡下人到处碰壁，真的，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甚至想到过——自杀，仅仅只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闪过的念头，但这样一个念头已让我对自己的生命引起了高度警觉。也许，这就是我走到这里的唯一原因。我在逃避自己。

这是条无名的溪流。流逝的声音清脆悦耳，它令我悠然神往。我想起了昨夜听见的水响，也许，昨夜我已经来过这里。小溪反映着天空的颜色，这里的天空是绿色的。抬头看天，看见一天的树影。偶尔也会掀起浅浅的浪花，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很白的，透彻出水的本色。有最美的山花，它们就开在崖壁上，它们以凋谢的方式在完成它们最后的美丽。那些花瓣，一瓣，一瓣，凋谢在溪水里，有种非常好闻的香味。

我看见在最深的峡谷里，那银子一样闪亮的光。她与雨水无关，与天